史記十傳纂評

第二冊

20699
教科書文庫
2
220
40-1875
0130
44932

史記十傳纂評卷之三

漢　司馬遷　著
日本　芳本鉄三郎纂評

吳云。一篇以鮑叔事作主。故先點鮑叔。
薇山云。知字全篇眼目。
薇山云。進管仲於囚中。知越石父於縲紲。史公無限感慨。
吳云。常欺鮑叔。即下分財多自予之類也。世即以為欺鮑叔耳。然於鮑叔何有哉。
薇山云。常欺之管仲。善遇之者。知之尚淺者也。囚焉之管仲。遂進之者。知之尤深者也。文自淺漸漸入深。
吳云。管仲一生事業只數語畧寫。史公慣手。
吳云。此不接於鮑叔善遇之下。乃序完仲事。即借仲語別起一峰。從空挿入章

管晏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少時常與鮑叔牙遊。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為言。（李云。伏。）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為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管仲既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李云。結。）（李云。叙言而叙事在其中。）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

法妙。
李云盡情吐露皆從至性感激而流通一節有一節之聲淚續續字字裏行間學者勿作交情套語草々讀過。
吳云忽排五段前實事既畧此虛事獨詳前以緊節勝此以排語任相間成文
吳云五知我連絡點綴
吳云一句收得有力繳還知我字。
吳云從間處折宕以贊語作結點還知字收。
藏山云自管仲曰至知人也斜插猶白雲㨿峰
李云了鮑叔案。
藏山云管仲傳分為二段上半叙管鮑貧時之交寫管鮑相知之深以贊語結

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遇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李云止）知我不羞小節而耻功名不顯於天下也（二語情淚）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吳云間提）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李云結）管仲既任政相齊（吳云間提）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惡故（李云治齊之綱）（吳云是管仲本旨）

之下半實寫九合一匡管仲之功業。
吳云一匡九合前已總序此又別出一頭重提再序局法縱横無所不可。
藏山云故論云云如贊如叙妙在有意無意之中。
吳云一部管子收盡數行摶挽之力即因禍為福句借一因字生下三段。
藏山云因而二字如層巒累嶂應上以我二字上下二段精彩絢爛之處。
吳云此皆一匡九合中事又提三段別序俱不實寫
吳云又即以管子語結之繳完上節。
吳云收完任政相齊一段即帶下作晏子過文。
吳云由上接下蟬聯蛇蜒。

其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則滅亡（吳云以上用韻）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李云應上）其為政也善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李云又提綱）貴輕重慎權衡（李云目）桓公實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李云目）桓公實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脩召公之政（李云目）於柯之會桓公欲背曹沫之約管仲因而信之諸侯由是歸齊故曰知與之為取政之寶也（藏山云管仲政畧語盡之）（李云結）（藏山云又知贊如叙）管仲富擬於公室有三歸反坫齊人不以為侈管仲卒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後百餘年而（李云即續前波）

滑稽刺客傳皆用此法。
薇山云。重於齊。三世名顯。總領晏子一世之事業。與九合一匡相映對。
李云。實事而以虛語敘。實事斷陽隱文。多用此法。
吳云。二十五字作八句。四節兩對。俊永包括。
吳云。晏子一生事業。亦只數語約畧虛寫。與管仲一樣。
薇山云。越石父御妻二段。此篇精彩之處。以石父之言寫交誼。與鮑叔對映。以御妻之言寫重於齊三世顯名之事。而史公精神所注。在石父之一段。

有晏子焉。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重於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語及之。即危言。語不及之。即危行。國有道。即順命。無道。即衡命。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懼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厄。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己。而信於知己者。方吾在縲紲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以感寤而贖我。是知己。知己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為上客。

薇山云。先敘御者之形狀。迫出御妻之言。
吳云。亦先作一縱。石父請絕。御妻請去。作一樣寫。
薇山云。請絕請去。二處警策之處。
李云。曰志念。曰子之意。觀外貌而悉其心曲。此婦眼力不凡。
吳云。因二子書已詳言。故史公傳以畧勝。
薇山云。著書與行事錯綜。撇脫著書論入行事。一結無限感慨。此贊總引經語古語為論據。乾轍字亦在

晏子為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閒而闚其夫。其夫為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為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為大夫。

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詳哉其言之也。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管仲

評語中尤見其妙。
吳云。兩人先總。下乃分。
吳云。管仲論完。
吳云。莊公事。亦只於贊中點。
吳云。兩所謂作兩樣用。二豈字作三樣用。筆有化。上
吳云結悠然餘韻。執鞭暗用御者事。
節齋云。此贊四段。一段雙提。二段三段分申。四段結語。無限感慨。無限烟波。

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吳云一轉）。豈以為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李云抑）。乃稱霸哉（吳云二轉）。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豈管仲之謂乎（李云一揚）。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吳云一轉）。豈所謂見義（李云抑）不為無勇者耶（吳云二轉）。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李云揚）。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吳云三轉）。假令晏子而在（李云寓意慨然）。余雖為之執鞭。所忻慕焉。

吳齊賢云。管仲晏子。是春秋時第一流人物。功業烜赫一時。操觚之家。不知當如何鋪序。史公偏只用輕清淡宕之筆。而以秀折出之。月影花香。別是一種境界。

又云。管晏事功。只用數語序過。皆於閒處點染。是所同也。乃管子一傳。前邊點過。中嵌鮑叔一段。閒文而後邊散提前事重敘。如青嶂對谿。林花亂發。晏子一傳。前邊點過。竟不重序。後帶越石御妻兩段閒文。即以終篇。如桃花流水。一去杳然。各出一奇。妙。

又云。此篇以風致勝。無一實筆。無一呆筆。純以清空一氣運旋。覺伯夷傳猶有意為文。不若此篇水到渠成。無意於文。而天然成妙。

李晚芳云。傳者。詳其平生言行而著之。以傳其人

之謂管晏傳不然亦史公變體也贊中所謂論其軼事是也兩傳皆以誌友道交情曰知我曰知巳兩篇合叙聯結之眞諦也大史遭刑不能自贖交遊無救故作此二傳寄意獨深使當時有知管仲之鮑子知之或可勸君解免有知越石父之晏子知之亦可援法代贖多鮑叔之知人與執鞭所欣慕皆情見乎辭矣故落筆時有不勝望古遙集之悲反覆抑揚又有筆欲往而意不往之妙蓋人之相知貴相知心不以貴賤患難而有間斯足千古故于管傳即在仲口中備言鮑子知我之感慷慨

淋漓可歌可泣知之者賢則受知者之賢自見晏傳亦于越石父口中反言知巳無禮之當絕亦深知晏子必悔而優待之以成一段患難相知之誼使人至今重晏子者越石父也皆借賓形主之法傳首于管仲則輕輕叙其出處大意後又槩寫其為相才畧疎々落々不脱不粘于晏子亦虚々首括其立身行事之槩末則紀薦御一事見其不遺片長于其所著覇君顯君之書在贊中閒手即一筆提全點滴不漏寥寥軼事遂令兩人全身活見于尺幅間雖不詳其平生言行而平生言行無不

畢見。是變仍不失其正者也。唐荊川所謂神化者歟。

西薇山云。管晏之著書事業。既嚕炙人口。以其著書而立傳乎。既屬陳腐。以其事業而立傳乎。又既陳腐。於是輕輕着筆。避繁就簡。去雜取粹。虛寫傍寫。而其人之偉勳大業。明明顯出。志氣精神。躍躍跳出。真個傳神之妙技。

史記十傳纂評卷之三畢

李云。合傳起處兩兩提明。後串序二人事。或分或合。文有體裁。

薇山云。通篇以趙王年號為經。示四人皆關趙王之盛衰興亡。

薇山云。拜上卿以勇聞。形出相如之賤人。

呉云。先提勇氣。伏争功之根。上卿舍人。是争功之案。

薇山云。宦者已賤。為其舍人尤賤。一貴一賤。對比而起。

呉云。廉頗藺相如雙起。後即撇卻廉頗。直接入相如傳。

呉云。句句以兩人相形對照。

薇山云。大將軍云云。接入實事。何等鄭重。

史記十傳纂評卷之四

漢　司馬遷　著

日本　芳本鉄三郎　纂評

廉頗藺相如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薇山云。語以賓提主。）（薇山云。即良將。）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為趙將。伐齊大破之。取晉陽。拜為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李云。傳主。）藺相如者。趙人也。為趙宦者令繆賢舍人。（李云。暗伏關節。）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呉云。映廉頗。）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來。計未定。

薇山云。欲予欲勿予。一正一反。計未定。未得曲折頓挫。逌出相如。
薇山云。以繆賢之口敘出相如賤時。
吳云。先設二疑案難決。以見廉頗不如相如。滿朝大臣不如相如。愧與妬并此爭功之所由來也。
吳云。欲入報秦。偏故闊說閒事。欲合故縱之法也。
李云。就一事。看出相如智勇眼力不凡。相如屈身事之。必非無意也。
吳云。一篇大文。必有引起。所謂江河之濫觴。燎原之熒熒也。
吳云。其人勇士云云。照下持璧睨柱。卻步滅秦王。
吳云。有智謀云云。照完璧

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
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竊計欲亡走
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嘗（李云一問精細）
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
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彊而燕弱。而君幸
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
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束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李云勘破世情）
質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李云贊亦專發此句）
以為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於是王召見。問藺相
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

歸趙。○薇山云。借繆賢之口贊以勇士智謀。○李云。使曲在秦而直在趙。則趙之氣壯而秦之氣奪矣。启之睨柱碎璧。秦不能强取。完璧歸趙。秦不能加誅。定於此一言。辭入國專當具此識。○李云。以曲予秦。衍勝在此。○吳云。寧許云云。兩識明確。而句法簡勁。
吳云。完璧歸趙云云。只四字。滿綻之極。一篇文字。俱從此出。
薇山云。奉璧西入秦。讀至此。下段相如一身之存亡。趙一國之安危。何如落着。使讀者栗栗危懼不安。況於當時之君臣乎。
薇山云。坐章臺。奉璧。秦王。何等鄭重森嚴。
吳云。先裝點一番。寫得秦王極喜。而後翻跌出來。為下文生色。
薇山云。乃前。即勇。曰璧有瑕。即智謀。王授璧云云。運其智謀。勇略處。間不容髮。

秦彊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
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
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王曰。誰
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李云慨然自任）
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遂遣相如（李云已定主）
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
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李云明眼當破）
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李云入手豈輕放過）（李云捧璧）
璧。相如因持璧卻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

李云。自逃自解。詞令最曲。諷刺最深。

李云。借他人之口罵之。

薇山云。以布衣交反映。辭令之妙。

薇山云。以一璧之故强秦云云。嚴大國之威云云。辭令當如此。

吳云。已識過兩番。反於對秦王時淋漓曲盡。而又字字急切。蓋此時不得不急。不得不直也。

吳云。恐入齋戒。奇是一時叚想。隨口撰出。玩弄秦王如見。

吳云。何者云云。隨口撰出。又即找一句以實之。寫得相如應變之才敏妙如此。

吳云。倚柱睨柱。欲擊柱。妙。

吳云。恐其破璧云云。秦王

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悉召群臣議。皆曰。秦貪。負其彊。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為布衣之交尚不相欺。況大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彊秦之驩不可。於是趙王乃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何者。嚴大國之威以修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李云。眞說。吳云。此應齋戒一段。）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吳云。急節頓有力有色。吳云。此應償城一段。吳云。又描一筆。）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神色如生。）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案圖。（吳云。又度一。歇頓一頓。妙。）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

只此四字。已為相如拿定。上之倚柱。下之齋戒。俱從此出。○薇山云。秦王恐云云。秦王之機智明敏。文寫出。

覩其肺肝。上視無意。此處相如度。視字度字。可見相如之智勇。○吳云。此秦王辭謝為璧故也。○吳云。此相

固請為城故也。

吳云。前計無復之。撰出一趙王齋戒。此計無復之。又撰出一秦王齋戒。寫相如心地玲瓏。立刻變化。

吳云。相如之勇。又在秦王眼中看出。

吳云。兩人用術。各不相下。而又默默相喻。神情如見。

吳云。度秦王第三番。極寫相如。

薇山云。秦王終取敗局。

吳云。因完璧二字。遂一路寫奉璧。授璧。持璧。得璧。求璧。取璧。送璧。上璧。歸璧。至懷璧。歸璧而止。多小錯落。

吳云。前一番傳觀萬歲。襯下文之一笑。此齋戒九賓。

為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李云。妙著。）設九賓於庭。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彊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于趙。（李云。璧去身留。饒有膽智。）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禮於庭。引趙使者藺相如。相如至。謂秦王曰。秦自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吳云。所以齋戒必五日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閒至趙矣。且秦彊而

弘文社合鐫

又襯下文之一笑。極寫秦王。正極寫相如也。
薇山云。先割云云。議論緊要。處處置著落之處。
吳云。一折更妙。遂令秦王鉗口。
薇山云。所謂勇者唯有死決心而已。論贊勢不過誅。即是之謂也。
吳云。寫秦王一時不快。無可奈何光景。且連日齋戒。引見心事。俱於此四字中現出。
薇山云。此勇壯之一段。下怯懦一段之伏。
薇山云。秦亦趙亦。兩兩相對。以有一人也。
吳云。秦亦云云。以上幾許事。只用兩語結盡。
吳云。二事是璧上餘波。

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彊而先割十五都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唯大王與群臣孰計議之。(李云。英雄肆念。)秦王與群臣相視而嘻。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耶。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李云。非大所望。)相如既歸。趙王以為賢大夫使不辱於諸侯。拜相如為上大夫。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薇山云。收字。)其後秦伐趙。拔石城。明年復攻趙。殺二萬人。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為

薇山云。拔石城段。一方入示秦強趙弱。下襯使弱趙強。
李云。又起一難。
薇山云。欲毋行。一頓。迫出下文。
吳云。如許大事。只一句。前璧議多。此不得不略也。
李云。頗一戰將耳。乃能為此訣詞。是與呂飴甥插立圉以謝秦。于忠肅爰立郕王以拒也。先同一定見。豈得徒以戰將目之哉。
吳云。先寫秦人得志。以反襯相如。
吳云。不許不肯。作兩番寫迫出下文。
李云。侃侃烈烈。氣盛詞雄。繪出相如。容聲活活欲動。如見如聞。

好會於西河外澠池。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為王。以絕秦望。(吳云。只四字寫得堅決。)王許之。遂與秦王會澠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李云。驕倨之甚。)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為秦聲。請奉盆缻秦王。以相娛樂。秦王怒。不許。(李云。壯甚。)於是相如前進缻。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缻。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李云。何詞之厲。)左右

(吳云。又帶廉頗。)

吳云。前奉璧時。止暗寫相如之勇。至此方明寫。
吳云。不許不肯不懌。相照。
吳云。前寫秦御史。今但寫相如。
吳云。一皷瑟一擊缻。秦御史書趙御史書。兩兩相對。
吳云。十五城餘波。
吳云。秦王壽趙王壽。又作兩對。
吳云。不予城不予璧。以秦趙雙結。此亦以秦趙雙結以兩對終。
吳云。盛設兵補筆。
藏山云。以廉頗相如雙起。忽撇廉頗。入相如。又忽廉頗相如計曰云云雙敘。撇廉頗。入相如。又忽位在廉頗之右云云。廉頗相如雙敘。

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懌。為一擊缻。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為趙王擊缻。秦之群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為秦王壽。藺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為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既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為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為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為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

藏山云。廉頗趙之良將也。先虛領之。今以頗之口。敘出有攻城野戰之大功。
藏山云。相如之智勇。不在奉璧使秦從趙王叱秦王之處。而在此卑怯恐懼之處。寫其智勇。愈出愈妙。
藏山云。不肯與會。不爭列。避匿。為三層寫之。
吳云。忽寫其勇。神色俱壯。
忽寫其怯。神色俱沮。
藏山云。何等勇。何等智。寫相如之智勇。自始至終。都在言語口舌。又妙。
吳云。詞氣俱直。以實心作實語。遂令心折。駕馭武夫。止用此法。
藏山云。過而能改。寫廉頗之為良將。不在攻城野戰之處。而在此處。

相如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況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藺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群臣。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鬬。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

李云。一篇錯綜。是兩人合傳。
巖山云。曰攻。曰破。曰伐。曰拔。曰攻。曰拔。又曰攻。曰破。皆虛寫廉藺之功。
吳云。單序廉頗。殘留未完。
插入趙奢趙括。而廉頗一傳上雖於相如趙之間。
三字不分合。成奇作。
巖山云。是歲居二年。後三年後四年。其明年。趙奢云云。接續又處。使人不覺。
巖山云。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三人皆以贊語或所長起。而相如推以趙人起。四人中。史公所尤重在相如。故以贊語所長不起。而至論贊。撇脫三人。贊相如一人。

此也。卒相與驩為刎頸之交。是歲。廉頗東攻齊。破其一軍。居二年。廉頗復伐齊幾。拔之。後三年。廉頗攻魏之防陵安陽。拔之。後四年。藺相如將而攻齊。至平邑而罷。其明年。趙奢破秦軍閼與下。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趙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奢因說曰。君於趙為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彊。國彊則趙固。而君為貴戚。豈輕於天下耶。平原

取捨詳略。可見作者微意之所在。
巖山云。層累來。忽以二句贊其功。
吳云。夾序廉頗作客。
巖山云。召廉頗云云。針線。
吳云。又請一客陪廉頗。
巖山云。將勇者勝。直以趙奢之言為提綱。敘奢之為勇將。
吳云。始出國門。
吳云。來得突兀。逼出奇文。
巖山云。治國賦以法。治軍士亦以法。入相出將。皆以法。
吳云。寫得一急甚一緩甚。
文家作色處。
吳云。堅壁留夫。又找兩句。
若萬萬不出者。正史公著色語。

君以為賢。言之於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大平。民富而府庫實。秦伐韓。軍於閼與。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不。對曰。道遠險狹。難救。又召樂乘而問焉。樂乘對如廉頗言。又召問趙奢。奢對曰。其道遠險狹。譬之猶兩鼠鬭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軍武安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入。趙奢善食而遣之。間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閼與非

吳云、方賜聞、忽劈頭接入、令人一驚。

蔵山云、二日一夜、對二十八日。

吳云、照上增壘。

吳云、欲急故緩、欲緩故急、緩則緩極、急則急極、兵法如是、文法如是。

蔵山云、必也叙奢之軍略、今又以許歷之計寫之、避實就虛、史公慣手。

吳云、又點廉頗相如、并應爭位事、以成一笑。

趙地也趙奢既已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
至令善射者去閼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人聞之
悉甲而至（吳云、正與軍壘相應）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曰內之許歷
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
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令許歷曰請就鈇質
之誅趙奢曰胥後令邯鄲許歷復請諫曰先據北山
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
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秦軍解而
走遂解閼與之圍而歸（蔵山云、刹[illegible]關鎖）趙惠文王賜奢號為馬服君
以許歷為國尉趙奢於是與廉頗藺相如同位後四

蔵山云、趙藺二人、一已死、一病篤、入廉頗、叙其為趙之良將。

吳云、間間一筆、結完相如。

此後膠柱云云、乃相如病篤中語、而從此相如不復見矣。

吳云、因趙奢、後點相如、趙手接入廉頗、後又因廉頗接入趙括、穿插之妙。

蔵山云、叙善戰之良將、以不戰、不戰者、乃所以為良將也、下忽以輕戰之趙括、反襯廉頗。

蔵山云、以相如之言、形廉頗之為良將、其所以為良將者、以合變也、合變者、不肯戰也。

蔵山云、讀父書、與父奢言云云、針線。

年趙惠文王卒子孝成王立七年秦與趙兵相距長
平時趙奢已死而藺相如病篤趙使廉頗將攻秦秦
數敗趙軍趙軍固壁不戰秦數挑戰廉頗不肯（吳云、先）趙王
信秦之間（提明句後序）秦之間言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君趙奢
之子趙括為將耳趙王因以括為將代廉頗藺相如
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吳云、正忙時頓住）括徒能讀其父書
傳不知合變也趙王不聽遂將之（吳云、再序趙括事）趙括自少時學兵
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吳云、帶出括母）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
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奢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
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即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

習。
藏山云。趙奢已死。此處追叙變法。
藏山云。斜挿趙括少時。先斷其必敗。
藏山云。上書言括不可使將。以兵死地也云云之言。別出見解。尤妙。然必竟奢之遺事。又追叙之變法。
吳云。及聞一句。下又找二句。收完父子兩項。
吳云。母不述父語。別出見解。
藏山云。不斷得失賢愚。何如其父二頓。然後斷王勿遣。又以無隨坐確其斷。王容錯綜曲折極妙。
藏山云。斷括之敗。以相如趙奢趙母三人之言。

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於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為將。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為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為何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括母因曰。王終遣之。即有如不稱。妾得無隨坐乎。王許諾。（吳云。應易言之。）趙括既代廉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吳云。應軍吏無）縱奇兵。佯敗走。而絶其糧道。分斷其軍為二。士卒離

藏山云。前後所亡四十五萬。一束。是見相如之明。廉頗之能。趙奢之賢。實叙趙括。直寫三人歸著本傳。
藏山云。不啻所亡四十五萬。学圍歲餘。趙勢收上文。起下廉頗一出。殺栗腹。圍燕。割城。趙又大振之功。廉頗一身之進退。關趙之存亡盛衰。所以為良將也。
吳云。結完趙括事。復入廉頗。蓋趙奢趙括。原挿序於廉頗傳中也。

心。（敢仰視）四十餘日。軍餓。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數十萬之衆遂降秦。秦悉阬之。趙前後所亡凡四十五萬。明年。秦兵遂圍邯鄲。歲餘幾不得脫。賴楚魏諸侯來救。乃得解邯鄲之圍。趙王亦以括母先言。竟不誅也。自邯鄲圍解五年。而燕用栗腹之謀（吳云。遥）曰。趙壯者盡於長平。其孤未壯。舉兵擊趙。趙使廉頗將。（暗接易將事）擊大破燕軍於鄗。殺栗腹。遂圍燕。燕割五城請和。乃聽之。趙以尉文封廉頗。為信平君。為假相國。廉頗之免長平歸也。失勢之時。故客盡去。及復用為將。客又復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晩也。夫天

薇山云以客言追敘關鎖
吳云入間事作波
吳云前揷入樂乘為此故也
薇山云廉頗奔魏趙國無人其明年趙乃以李牧為將撥得極敏極捷與趙奢傳格法又異
吳云間中揷入李牧
吳云先作兩語以為必合而孰知反開也
薇山云悲壯淋漓
薇山云為老遂不召卒死于壽春見老將軍之英魄

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居六年趙使廉頗伐魏之繁陽拔之趙孝成王卒子悼襄王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怒攻樂乘樂乘走廉頗遂奔魏之大梁其明年趙乃以李牧為將而攻燕拔武遂方城廉頗居梁久之魏不能信用趙以數困於秦兵趙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於趙趙王使使者視廉頗尚可用否廉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趙使者既見廉頗廉頗為之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尚可用趙使還報王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失

敍魄歸于邯鄲護趙國
吳云只一語感慨之極回望故國黯然傷神可抵一篇恨賦
吳云遙從上攻燕接入
薇山云敘為北邊良將不以勇壯之事以敵以為怯我亦以為怯敵為怯我亦為怯愈怯愈所以為勇
吳云與趙奢軍令相照
薇山云如故乃以有所見
吳云又一層
吳云隱照廉頗代將軍
薇山云使他人代初知為不戰之戰判為怯如故如故為勇

矣趙王以為老遂不召楚聞廉頗在魏陰使人迎之廉頗一為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廉頗卒死于壽春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莫府為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射騎謹烽火多間諜厚遇戰士為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輙入收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以李牧為怯雖趙邊兵亦以為吾將怯趙王讓李牧李牧如故趙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出戰數不利失亡多邊不得田畜復請李牧牧杜門不

巖山云。如前如故。約乃以有所見。
吳云。凡作三層。極力搖曳。以為下文生色。
吳云。而不用云云。應不得捕鹵。此句束上起下。
吳云。覺士馬精強。旌旗改色。讀至此。耳目為之一新。
巖山云。待有此事而已矣。
巖山云。一舉大破殺滅破降奔走。其後十餘歲不敢近趙邊城。應北邊良將。
吳云。上三以為怯。逼至此收完。
吳云。又提廉頗。接前事。
巖山云。拔武遂方城。擊秦軍。大破秦軍。走秦將。距韓魏。寫李牧不啻為北邊良將。

出。固稱疾。趙王乃復彊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李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為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彀者十萬人。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眾來入。李牧多為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襤。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趙悼襄王元年。廉頗既亡入魏。趙使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居二年。龐煖破

巖山云。使廉頗客死壽春。尚有李牧在。今又捕李牧斬之。以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為趙良將起。以李牧斬捕遂滅結。其人存則其國存。其人亡則其國亡。深惜廉頗李牧之亡。筆底帶淚。
節齋云。此贊四段。一段虛論。二段言其勇。三段言其

燕軍。殺劇辛。後七年。秦破趙殺將扈輒於武遂城。斬首十萬。趙乃以李牧為大將軍。擊秦軍於宜安。大破秦軍。走秦將桓齮。封李牧為武安君。居三年。秦攻番吾。李牧擊破秦軍。南距韓魏。趙王遷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為反間。言李牧司馬尚欲反。趙王乃使趙葱及齊將顏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趙使人微捕得李牧。斬之。廢司馬尚。後三月。王翦因急擊趙。大破殺趙葱。虜趙王遷及其將顏聚。遂滅趙。

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藺相

智。四段總收。謹嚴可法。
吳云。千古英雄。止於此處。着破耳。
李云。抑他人。專美相如。
薇山云。是廉藺趙李四人之傳也。而題曰廉藺列傳者。何哉。曰趙李者附傳也。然則其贊藺而不贊廉者。何哉。曰三人皆既以所能或贊語起。藺惟以趙之賤人起。不用一贊語。是所以贊藺一人也。凡文有避抜之法。四人逐條贊之。文之所諱也。且又趙李二傳中。撇脱藺以廉為對線。故讓贊於藺一人。是等作者全篇結構之所在也。不可輕輕看過。

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吳云。妙語。）然士或怯懦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退而讓頗。名重太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李云。應上。）

吳齊賢云。廉頗藺相如正傳也。趙奢趙括李牧則附傳。乃廉頗藺相如雙起。相如正寫。而廉頗虛寫。雜序於中。與相如二趙相終始。穿插極佳。主客莫辨。此又史公之別一格也。

又云。寫藺相如易璧一事。會秦王一事。讓廉頗一事。文章極妙。然猶整段寫至入趙奢以後。則縱横變化。忽而趙括。忽而廉頗。組織之妙。真無轍跡可尋。

又云。李牧一傳所以附於廉頗後。以牧亦趙將。且郭開之間與廉頗一様耳。夫有一郭開。遂令廉頗亡。李牧斬而趙亦以滅。詩曰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又曰。豈弟君子。毋信讒言。夫毋信讒言者。烏得不謂之君子哉。

李晩芳云。人徒以完璧歸趙。澠池抗秦二事。艷稱相如。不知此一才辨之士所能耳。未足以盡相如。惟觀其引避廉頗一段議論。祇知有國。不知有己。深得古人公爾國爾之意。非大學問人。見不到。亦

道不出宜廉将軍聞而降心請罪也人祇知廉頗能用兵能戰勝攻取耳亦未足以盡廉頗觀其與趙王訣如期不歸請立大子以絶秦望之語深得古人社稷為重之旨非大膽識不敢出此言非大忠勇不敢任此事鍾伯敬謂二人皆有古大臣風斯足以知廉頗者也篇中寫相如智勇純是道理爛熟胸中其揣量秦王情事無不切中者理也措辭以當秦王令其無可置喙者亦理也卒禮而歸之非前倨而後恭實理順而人服耳觀其寫持璧睨柱處鬚眉畢動進缻叱左右處聲色如生奇事偏得奇文以傳之遂成一段奇話琅琅於汗青隃糜間千古凛凛廉将軍居趙事業甚多史獨紀其與王訣及謝相如二事而已非略之也見此二事皆非常事足以槩廉将軍矣讀此可悟作史去取之法

西薇山云叙相如之智勇不在奉璧使秦澠池叱秦王之處而反在避匿廉頗畏懼怯懦之處寫廉頗之為良将不在攻城野戰之處而反在肉袒負荊謝罪之處趙括代将亾四十五萬之處而叙到思復用趙思用趙人卒死于壽春之處寫出廉頗

愛國之精神今尚如生頗得此傳神之筆想可必瞑于地下矣叙趙奢在不自用而用人言奏大功之處略叙一生死後借括母之言追補平生尊師禮客不自用之遺事叙法換其趣叙李牧亦在彼我皆以為怯之處而與廉頗呼應皆以間或死或斬遂滅趙千載之悲憤勃勃溢于紙上

史記十傳纂評卷之四畢